

花季



与龙共舞

内容简介

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受噩梦的折磨，

别人做梦是做做就算，

他可是在梦里劳心劳力。

她好不容易见到梦中的她，

却被自己的凶恶样给吓跑了。

哇——这人长得真像她的梦中情人，

虽然他好像不怎么喜欢她。

没关系，搞一个山间旅行不就行了，
只有他们俩，气氛又好，他还不乖投降。

只是有必要让她也参与他的梦吗芽

一校意见：	二校意见：
打分：	打分：
政治：	政治：
色情：	色情：
处理：	处理：
签名：	签名：

封面小语

前世无法成双
今世即使在梦里也要再续前缘

封面构思

现代男子 英武，有一种很阳刚的气质 雪

楔 子

从小 ,我就知道自己很奇怪。

噢 ,当然不是飞天遁地或隔空抓药什么的特异功能 ,偷偷告诉你吧——

我、会、做、梦。

很正常？每个人都会做梦？

这我知道呀 ,我也常常做完梦醒来会记不得梦里发生了些什么 ,只是心情会有些愉快或沉闷 ,呵呵。

可是你会像我一样吗？同一个梦接连地做了好几次 ,还有情节接续的？

你也会呀 ,那我不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人啰。

梦见什么？嗯……很多呀 ,看山赏景、喝酒吟诗等等。对了 ,最常梦到的是执着银色长枪杀人 ,很奇怪吧？

感觉？没什么感觉 ,梦里好像杀人是种职责和义务 ,嗯 ,是骑在马背上的。

别说笑了 ,将军？我？我看你是漫画、小说看太多

了。

梦嘛 ,醒来就变成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啰。

咦 ? 你最长的一次是接连五天做同一个梦境 ?

那我比你奇怪些 ,我同样一个梦做了十年呢。

十年。

你没听错 ,真的是十年。

啊 ?

我.....

真的很奇怪吗 ?

1

他总是在床头闹钟酝酿咆哮情绪的前十秒钟清醒，带着浑身汗臭及右臂间那股异样的剧烈酸痛，像是右手执握着某样沉重物品，不停挥舞晃动过度的运动伤害。

没错，他又做梦了。

一把抹去额际的汗珠，他厌恶地拢皱眉宇，梦境中这些无色透明的汗水是杀人时喷溅满头满脸的恐怖腥血，他一骨碌跳下床铺，拎了条浴巾往浴室而去。

每天晨浴成了他的习惯之一，从他开始做这个梦时，不，应该说从这个梦里开始杀人起。

冰冷的水沿着肌理分明的结实臂膀滚滑而下，他的气息仍是微喘不顺的，五指梳抓湿发，他侧过头盯着浴间大镜子中映照的男人。

四目紧缠，渗入眼眶的水模糊了视线，颊边服帖着滴水湿发的那张脸看来熟悉却又……陌生。

明明是属于他的眼，为什么看起来如此茫然若失？

“你到底是谁？”他对镜喃喃自问，“为什么出现在我梦里？到底想传达些什么就直接告诉我！别用这些去他妈的该死梦境来扰乱我的生活！”右拳敲击在瓷砖上，轻语转为低咆。

镜子里的男人回以相同困惑的神情，无言。

客厅电话清冽冽响了十来声又挂断，一分钟后又再次响起。

他围着浴巾，缓步出了浴室，电话又切断了。

八成是公司最富老狐狸盛名的总经理特助童玄玮，也只有他敢在这种虫不起、鸟不叫的时候拨来夺命连环糟造

果不其然，一分钟电话三度响起。

“应已龙。”他先报上尊姓大名，是他向来的习惯，顺手拿起几桌上的烟，点燃。

“你又做噩梦了？口气很差噢，那个梦又进行到哪里啦？”电话那头的声音调侃多于关心。

应已龙吐出白茫烟雾，交叠起长腿：“你好像打错电话了吧？童特助，发薪水给你的可是我那一半血缘的总经理大哥，你不去给他身兼监事糟造反倒骚扰起我来了？”

“别这么无情无义嘛，已龙同学。”童玄玮与应已龙

打从小学便是同班同学，连值日生抬便当也都在同一组，之后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死党的交情羁绊比应家五兄弟还深，“我现在在你家楼下的早餐店，一分钟后抵达你家门口，别忘了迎接我——老板娘，我的汉堡还要加颗蛋，谢谢。喂？已龙，你有没有在听？”

“有，你的汉堡还要加颗蛋。”应已龙咬着烟，重复童玄玮的点菜，“快滚上来吧，别按电铃，我会先把门打开。”话说完他便收了线。

放任湿漉漉的短发枕靠在昂贵真皮沙发上，应已龙凝望着天花板出神。

每回早晨，他总会陷入片刻空白的迷惘沉思，睁着未灌注集中力的黑瞳，此时的他处于现实及幻梦的交错中。

金鼓震天、叫嚣厮杀、风卷残云声不绝于耳。

直到铁门锁一扭，西装笔挺的斯文男子悠闲踱了进门。

“还说你会先帮我开门？”童玄玮提起塑料袋，手指圈绕着大门钥匙，他知道应已龙向来将备份钥匙藏在铁门外的盆栽土壤上右边数来的第三片蛋壳里。

目光流转到斯文男子脸上。

“一杯黑咖啡。”应巳龙在童玄玮反客为主地拎起瓷杯进厨房时开口。

“我还以为你又深陷梦境中发呆。”童玄玮在厨房东摸西忙，半晌，浓醇的咖啡香飘占满室。

“我已经快分不清哪一段是梦境，哪一段又是现实。”应巳龙拈熄手上的烟，“在梦里是醒着的，在现实生活又是混沌着的，或许正如应御飞那张乌鸦嘴所说，我真有人格分裂，倘若哪一天你在报纸上看到我犯下杀人重罪也不用太惊讶，八成是我梦游时的那个性格干下的坏事。”他嗤笑一声。

童玄玮端来咖啡，递给他，外加一个天字第二号的大汉堡，“清醒点，你应巳龙就是现实，也是惟一，夜里的梦境只是你日有所思、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了将近二十年？”他早已经不再如此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当我在十五岁那年梦到自己从马背上摔伤了腿，而梦醒之后那道伤口正血淋淋划在我腿上时，我就摒除了‘日有所思’这种无病呻吟的论调。”

“那只是巧合。”童玄玮摊手，“也许是晚上你熟睡后摔下床，被啥碗糕给割到了，那不能代表什么。”有人还

梦游梦到爬上电线杆哩 ,已龙这算小 糗事

或许一次能称得上意外 ,二次能称得上巧合 ,三次能称得上运气 ,第四次、第五次呢 ? 只要是他梦里遭逢的场景 ,在现实中的他便会留下难以解释的痕迹 ,无论是肉体上或心灵 ,这又如何解释 ?

“你这回又梦见什么了 ?”童玄玮啃着大汉堡。这些年来已龙的梦境故事几乎成了他们每回谈话的开头话题。

应已龙揉揉光裸的右臂膀 ,白天办公上班 ,晚上梦里奔波 ,两相交错下简直要耗尽他全部的精力。

“领兵杀敌。”而且这场梦杀得很起劲 ,所以特别疲惫。

童玄玮吹了声口哨 ,“听起来很伟大呵。怎么 ,肩膀在痛 ?”

“酸。”

“别告诉我是因为梦里太奋勇杀敌的结果。”

应已龙投给他一道“聪明 ,你又猜对了”的眼神。

“已龙 ,你有没有试着吃安眠药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已龙早晚会让怪梦给搞垮的。

“我又不是睡不着 ,而是做梦 ,韵运? 吃安眠药有什么

用,只不过是让我更早进入梦境里。”他也尝试过熬夜清醒数天,但人体脆弱的精神不可能支撑他终年都不合眼休息,所以梦仍如潮水般席卷而来。

“我实在不理解,一个打仗的梦可以整整做了二十年?你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要不要向我老板、你大哥请个长假,到国外走走?去日本泡温泉、赏樱,还是去加拿大赏鲸?澳洲也不错,去看看无尾熊。”

“这主意不错,我请个短短三年就好,麻烦你向你老板、我大哥开口提提这件事。”应巳龙不抱希望地打个哈欠,随口说说。

“三年?巳龙同学,我确定你还没从梦中清醒。”童玄玮没好气地送他一记白眼。

应巳龙状似认真地点点头,在童玄玮张大嘴咬住番茄酱与蛋汁满溢的汉堡时补上一句令人胃口全失的调侃:“也好,反正刚才我清醒前一秒正好砍了颗脑袋,让那脑袋要断不断地挂在脖子上晃荡也很不道德,我再进梦里补上干净利落的一刀——”

“应巳龙!停!住口!闭嘴!”童玄玮差点将胃囊里消化不全的食物全给吐了出来,扬声喝止。

“我才光讲讲你就受不了了,何况是我这种身历其

境、现场直播、声光音效环绕的惨状？”他可不只是看，手还得努力突刺劈砍耶。

童玄玮抹去嘴边酱料，毫无食欲地放下早餐，“好兄弟，别这么沮丧，明天我带你去看个好东西，不管你心旷神怡、通体舒畅、大呼过瘾。”他勾搭着应巳龙的肩，暧昧地眨眨眼。

“大好星期假日，我哪都不想去。”应巳龙想也不想地拒绝。童玄玮这家伙嘴里说的好东西八成与正常人认知的相差十万八千里。

“你待在家里万一又睡着了怎么办？咱们是好兄弟、好朋友、好伙伴，我怎么舍得你难过？”说到最后干脆连歌名也一并用上。

应巳龙起身更衣，“做梦也好比被你拖去卖来得好。”

“喂喂喂，你这是什么话？咱们是不是兄弟？”童玄玮佯装一脸不满。

“去问问我那个一事无成、专长克妻的老爸呀？也许你的确是他不小心流落在外的种，‘玄玮哥哥’。”应巳龙回过头，露出一抹令人胆寒哆嗦的“应氏微笑”，邀请童玄玮“入股”应家。

且还是混得很优秀的那种基因 ,明星的 ~~云鬓~~棕褐色的发、深邃的碧蓝眼珠 ,精通七国语言 ,中文充其量称得上流利 ,闽南语就当真破得可以。令人不敢苟同的是他的工作狂及“识人不清”的本领。

老五就是他眼前这个看来有些疲累又有些情意的应巳龙 ,他还算五兄弟中的好好先生 ,个性正直、~~超~~超——前提是他那天的梦境别太操累 ,否则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出生在奸商家庭却毫无奸商本性 ,秉持诚意互惠的原则——在商场上的确算是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动物。最重要的是 ,他是个有恩必报 ,而且一恩还要报上数十次的乖宝宝 !

“谢了 ,你们应家五虎将不需要我再参一脚 ,敬谢不敏。”童玄玮有礼貌地摆摆双手 ,实则在驱赶应巳龙那声恐怖的哥哥称呼 ,“况且我老妈还快快乐乐地在家安养天年 ,让我这做儿子的更加肯定亲亲老妈与董事长之间比漂白剂还清白。”与董事长扯上婚姻关系的女人 ,哪一个能幸免于难 ?

全应氏集团里谁不知道五虎将的“制造者”应汉升 ,是出了名的克妻铁扫把 !他克死老婆的速度与他所生的儿子成正比 ,娶五个、生五个、死五个 ,次次灵验 ,屡试

不爽。

应汉升不花心 ,他一点都不花心 ,五个老婆都是明媒正娶 ,每个老婆都是他处于单身状况时才娶进门 ,五个儿子皆源自于不同的娘胎。所幸应汉升认清了自己的宿命 ,决定不再荼毒天下无辜女性 ,目前荣登孤家寡人黄金“老”单身汉。

应巴龙啣着黑咖啡 ,对于童玄玮的推辞不置可否。

“说正格的 ,是我老板、你大哥指派我来麻烦你帮个小忙 ,巴龙。”童玄玮决心不再拐着弯、抹着角。他从公文包翻出一份邀请函 ,“还不是这些假赞助之名 ,行收款之实的团体又来敬邀咱们应氏的巨额支票了。”

“麻烦？我看是命令吧？如果‘麻烦’ ,那我很明白地回答你——不帮 ,你可以自己滚出门外 ,不送了 ;如果是‘命令’ ,请你明明白白转告你的顶头上司 ,别什么事都推给我这一半血缘的弟弟 ,我一个月不过领他个万把块 ,周休二日是我的权利和义务 ,别当我是廉价劳工。”应巴龙笑得好阳光、好耀眼 ,捍卫自己的劳工权益。

“巴龙同学 ,你不帮我不等于要我自己引咎辞职？我老板、你大哥一定赏我个‘办事不力’的重罪！七万二耶！哪找个薪水这么高的工作？”童玄玮的爱钱是应氏

出了名的，据传言童玄玮回到家中还批了手工塑料花的加工业赚取外快。

“找别人去呀！反正你老板、我大哥压根不在乎是谁参加了那个什么会。”

“临时要我上哪去捉人来代替总经理？”童玄玮怪叫。

“说得好，捉不到人？我提供名单，~~粤剧界~~应承关？应御飞？”应已龙弹弹指，直接揪出三个吃饱没事干的应家兄弟。

“拜托！叫一个不懂何为中国国粹、不懂博大精深五千年的浩浩历史、不懂长江黄河发源地、甚至不知道孔老夫子是谁的‘阿多仔’？叫 ~~粤剧界~~去看这种充满艺术、人文、学术的‘三国历史博览大展’还不如叫他去唱歌仔戏，反正同样听不懂。”童玄玮口沫横飞，接续，“承关已经不是咱们公司的人，我不能奴役……呃，麻烦他。况且应承关那张武圣关公脸，丹凤眼严厉得只消瞥视一眼就足足让人退避三舍。至于应御飞嘛，你忘了他是个完全没有艺术美感和天分的家伙吗？他最不擅长的就是应酬打太极这种麻烦事。”他最担忧的是应御飞若参加了博览展，闹出不可收拾的蠢事，他的高薪同样不

保，“已龙，好歹你也是应家的人，就帮我这一次。”

应已龙瞄了眼印刷精致的请柬，斗大的“三国历史博览大展”窜入眼帘。

三国……

史书上记载人口伤亡最轰烈的——乱世。

没来由地，“乱世”这两个字让他胸口一窒及莫名的……厌恶。

“我不想去。”应已龙皱眉，拒绝得更加坚决。

童玄玮好说歹说，不见成效，只好使出最后一招也是最有效的杀手锏，“已龙同学，你别忘了小学那一年在马路上，是谁救了你宝贵的小命噢。”

遥远的天真烂漫的稚嫩娃娃年代，鸟语花香的晴朗早晨，两个小男孩手牵着手往学校走去，其中某个帅娃娃因为前一天夜里又梦到乱七八糟的场景，导致顶着两只疲惫熊猫眼，一失神，差点撞上迎面而来的脚踏车，还好有个宇宙无敌世界超级善良好心的乖娃娃反应快速地拉了他一把。

哇哈哈——那个善良无比的救命恩人就是他童玄玮啦！

应已龙眯长双眸。八百年前的陈腔滥调又搬到台

面上威胁？！

“我每个月都还你一次恩，你自己算算从小到大我还了几次，碰上假日我还多还你三次！你现在竟敢还拿这档事来威胁我？”交友不慎！而令人最恼的是他竟然无法狠心拒绝童玄玮！

“这是最后一次！我保证！”童玄玮忙不迭举起右手，辅助他的誓言。

“这句话早在我第五十次帮你时就说过了！换句动人点的台词吧！”

“已、龙——”童玄玮恶心的巴啦地拉甩着应已龙的左手臂，嗓音谄媚，一副受尽委屈磨难的小媳妇样，“你不是老梦到自己像个将军领兵杀敌吗？嘿嘿嘿，说不定你哪一个前世正巧的三国名将哩。去瞧瞧展览会嘛，也许瞎猫碰上死耗子，你的怪梦不药而愈。”眼镜背后的两只贼眼眨巴眨巴地闪动。

应已龙撇撇嘴角。

他八成上辈子欠了童玄玮这讨债鬼十几二十万，再不就是对他始乱终弃、先奸后杀、五马分尸、弃尸荒野——否则今生何苦让人追讨得如此辛苦？

“最后一次？”他斜睨着童玄玮，换来点头如捣蒜的